

第1章

Please
stop

苏叶所在的“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因此占据了这座城市黄金地段。”

这一天是周五，下午只有一节公共选修课。上完课后，苏叶回到宿舍，收拾行李。苏叶住的是单间，平日有保姆过来帮忙收拾。

当苏叶推开门进去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带着青瓷纹的秀气行李箱已经被收拾妥当，放在明亮干净的地板上。

苏叶随手握住拉杆，转身离开宿舍。其实她根本不用回来取行李的，杜衡一定会派人将这些都打点妥当，她从来不需要自己费心。不过苏叶很喜欢那种自己料理事情的感觉，所以一直以来，她住在这个宿舍里，当芸芸学子中普通的一员，就好像其他普通学生那样拎着行李回家。

不过现在她陡然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感觉而已。

拉着行李箱，苏叶安静地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此时夕阳透过年代悠远的参天古树洒在她的发间，风吹起剪裁得体的米色大衣，有斑驳的黄色叶子从她身边落下。不远处，有一群男学生们正在足球场上追逐笑闹。

苏叶停下脚步，感受着这秋日的阳光，舒服地眯起了清澈又好看的眼睛。

其实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又如何，她也依然喜欢这样。在这里，她可以当自己只是一个和很多同学没什么区别的大学生，没有早早失去父母的遗憾，没有匆忙嫁为人妻的无奈，更没有如今犹如金丝雀般被养在笼中的束缚。

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苏叶被一声巨响惊醒，她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足球飞到了树干上，又因为强大的力道而反弹向自己。惊叫声在耳边响起，苏叶整个人呆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球向自己飞旋而来却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身影飞扑过来，愣是把那个足球截住，足球在这个人的怀里打着强力的旋儿，最后终于安静下来。

苏叶暗暗松了一口气，向眼前这个男孩子淡淡地笑了笑：“谢谢你。”

这个救下苏叶的男孩子，看起来也就是二十三四岁，应该是本校的学生。此时他擦了擦额角的汗，带着歉意地笑了下：“把你吓坏了吧？”

这个男孩子穿着白色的运动衣，笑起来时，仿佛有阳光将周围都照亮了。

男孩子说完这句话，愣了一下，看着苏叶不说话，目光中是毫不掩饰的惊艳。苏叶自然是熟悉这种目光的，以前父母在世时，每次她打扮过后出席晚会，都会引起周围的人的赞叹声。后来父母没了，自己嫁给了杜衡，杜衡很少让自己出门，但偶尔家里来个新的保姆或仆人，那些人的目光根本无法从自己身上移开。

苏叶矜持地淡笑着，对着男孩微微点了点头，转身拉着行李箱往外走去。这时候围观的人中有人碰了那个男孩子一下，男孩子这才反应过

来，对着苏叶的背影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喊出这句话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口哨声。

苏叶没有回头，有些懊恼地皱起眉头，她觉得自己一定是被人注意到了，事实上，她实在不喜欢这种感觉，如果杜衡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苏叶所在的P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因此占据了这个城市的黄金地段，出了校门便是商厦林立、车水马龙。苏叶在这喧嚣中有一刻的失神，不过很快她便看到马路商厦的对面停着一辆熟悉的宾利，那是杜衡在非工作时间最爱的一辆车。杜衡偶尔带着苏叶出去玩，一般都是开这辆车的。

这时候正好绿灯，她正打算抬脚过马路，却听到旁边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我在这里。”紧接着，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已经握住了她的手。

苏叶低头，只见牵住自己的那只手修长优雅，无名指还戴着钻戒，那颗钻戒与自己放在首饰盒里的钻戒恰好是一对。一克拉的钻戒，切工、色泽、纯度却是世界顶级的，这恰如杜衡这个人，不温不火，手中把握着足可以呼风唤雨的财富，却永远那样低调地站在那里。

一个低哑的笑声在耳边响起，紧接着是略带宠溺的话语：“看什么呢？”

苏叶抬起头，丈夫坚毅的脸庞映入眼帘，她抿着嘴唇，轻笑了下问：“今天你怎么亲自来接我呢？”

杜衡很忙，忙到周末的时候也只能匆忙见她一面。平时来接苏叶的都是苏叶自己的司机，而不太可能是杜衡。

杜衡接过她手中的行李，牵着她的手，引着她过马路，一边走一边说：“今天恰好有空，想着周五了就过来接你。”

杜衡领着苏叶过马路的时候十分谨慎，仿佛他手中牵着的是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他将她牵到了宾利旁，弯身打开车门，看着她进到车里，甚

至在她进车子的时候，还会抬手帮她护着脑袋，免得她被车门碰到。

在苏叶上了车后，他才将行李箱放到后备厢，然后绕到一旁进入驾驶座。

当车子平稳地在车流中行进时，杜衡转头看了眼身旁的苏叶：“今晚想吃什么？”

苏叶摇了摇头：“没什么胃口，随便吃点儿吧。”

杜家请了三位大厨，分别精通中式菜、西式菜以及地方特色菜，苏叶其实觉得杜家的饭菜可以媲美外面许多饭店的菜了。况且她本来对饮食要求并不高，学校的食堂不是照样吃得下。

杜衡见苏叶没什么兴趣的样子，挑眉“哦”了一声：“那我们还是回家去吃吧，家里应该在准备了。”

苏叶点头，低头握着车厢里的金属挂件，那个挂件和这辆宾利车是一个色系的，和车里的行李箱一样，都配有刻着苏叶名字的金属标示牌。苏叶看着这个，心里竟然莫名地想，或许自己身上也应该挂一个金属牌，上面自然是写着杜衡的名字。

车里的气氛开始沉闷起来。

杜衡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有意无意地开始找话题聊天，问起苏叶在学校的情景，问起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功课累不累，饭菜是否可口。

苏叶都乖巧地一一作答了。

后来杜衡笑了下，随便问道：“有没有男同学追你？”

苏叶现在已经24岁了，虽说按照常理，这个年纪也可以结婚了，可是她如今所在的这个在职研究生班里也有普通大学本科考上来的学生，学校的人应该没想到她这么年轻的女孩已经结婚了吧。苏叶长得又这么精致好看，学校里的小毛头们眼睛不瞎的话，自然会觊觎他杜衡的这个宝贝。

苏叶听到这个话题却兴致索然，摇了摇头说：“没有。”

杜衡转头看了苏叶一眼，眸中依然带着笑：“真没有？”

苏叶蓦然想起今天学校林荫道上的那一幕，没来由地心一跳，随即竟然有些恼了：“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难道我还骗你不成。”说着不自觉地抿起嘴，扭过头看窗外，不再搭理杜衡。

杜衡见她竟然使出这样的小性子，宠溺地轻笑了声，不再追问了。

杜家就在位于这个城市东部的别墅区，这里环境幽静，车辆稀少，花园般的小区内是稀稀落落的独栋别墅，算是充分照顾到了这群有钱人的隐私。

杜衡将车子驶入自家的地下车库，停好后，下了车为苏叶打开车门，又为她取下后备厢的行李，牵着她的手乘电梯上楼。

他们到一楼大厅的时候，杜家的管家陈妈殷切地立在门口，见到他们两个回来，顿时满脸笑意：“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想死陈妈了。”

陈妈是杜家的保姆，苏叶倒是和她很熟，算是投缘吧。

不过苏叶这个人一向神情寡淡，她只是对陈妈轻笑了下，礼貌地点头说：“陈妈，我也想你了。”

陈妈对于苏叶的生分并没有见怪，她已经习惯了，当下她又和杜衡打了招呼，这才引着他们进了餐厅。

餐厅里已经摆好了洁白的餐布和光亮的餐具，偌大的餐桌旁只有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位置一南一北，距离很远。

陈妈上前请示：“小姐今天想吃什么？”

苏叶依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事实上每当看着空荡荡的餐厅和偌大的餐桌边只有她和杜衡两个人时，她便再也没有任何胃口了。

她淡淡地说了句：“随便吧。”

杜衡牵着她的手，轻笑了声说：“陈妈，她在学校食堂吃了一周，我怕她营养不好，你就按照你的食谱上菜，好好给她补补。”

杜衡发话，陈妈自然是连连答应，当下笑着命令厨房的下人上菜。

吃饭过程中，苏叶低头不语，好几次她可以感觉到杜衡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脸上，那目光中的温度渐渐升了起来，有种仿佛要把她吃下去的感觉。

对于这个，她也习惯了。

杜衡比自己大12岁，现在已经36岁了，这个年纪的男人不能说是血气方刚，也应该是正当壮年。自己一个人倒无所谓，他一个大男人单身一人怕是会寂寞。

苏叶一边喝着中式厨子煲出来的鸡汤，一边在心里暗暗地想，其实杜衡肯定有其他女人的吧。听说杜衡的规矩是不和美貌女下属有感情纠纷，但他既然有这样的规矩，这说明他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苏叶还知道，杜衡有一个来往密切的律师女性朋友，对方今年27岁，知性干练优雅，和自己这种金丝雀可不一样。

苏叶正想着，杜衡却忽然出声：“这碗汤你已经喝了很久了。”

苏叶一惊，低头一看，果然见半碗汤依然是半碗汤，丝毫未减少。她有一丝尴尬，脸上有些发红，抬眼看向杜衡。

杜衡原本深沉到看不出情绪的灼热眸子里带着笑意，他抬手拿着一张纸巾帮苏叶擦了擦嘴角：“快点儿喝，喝完了去洗个澡吧。”

当他这么擦着的时候，他的手指掠过她的嘴唇，那手指的温度比她嘴角的温度高很多，就好像有一点儿火苗被点燃，她的嘴唇瞬间变得火烫起来。

更何况这句话说得那么意味深长，苏叶的心漏跳了一拍。

喝完了汤去洗澡，洗完澡做什么，苏叶自然明白。

她咬了咬嘴唇，抬起眼，却正好跌入了杜衡深如海的眼中，那双眸子里已经是波涛汹涌。

苏叶洗过澡后，躺在她和杜衡的那张大床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按遥控器换台。关于身下这张顶级奢华的大床，苏叶所记得的是，这是去年他

们结婚前杜衡特意从意大利定制，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

苏叶躺在散发着清香的蚕丝被下，尚且湿润的黑发用毛巾包起来，她在等着杜衡洗完澡。

杜衡好像很迷恋苏叶的一头黑发，只要有他在，她一定要等着他过来给自己吹干头发的。

苏叶捏着遥控器，呆呆地躺在那里，对着那扇紧闭的浴室门研究。她其实有点儿不明白，为什么她和杜衡一直是一个人先洗，另一个人后洗呢？苏叶虽然无知，但也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鸳鸯浴。其实她并不是对这件事有兴趣，她只是好奇，杜衡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行为呢。

苏叶想了一会儿，很快给自己一个结论：杜衡这个人，其实是最循规蹈矩的人，他在世人面前永远是风度翩翩、成熟内敛，很少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喜好。即使是作为杜衡的枕边人的苏叶，面对杜衡那双如同深海一般高深莫测的眸子，她也时常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浴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杜衡围着一条白色的浴巾走出来。他的黑色短发已经擦过了，有些凌乱，一缕湿润的发丝垂在饱满的额前。这个样子的杜衡很少见，苏叶看过去，莫名觉得现在的杜衡有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她胡乱地想着词语来形容，是什么呢？莫非是邪魅？是性感？还是成熟男人那种特有的魅力？

杜衡已经走到了床边，他坐在床沿，拿起旁边的吹风机开始帮苏叶打理长发。

苏叶顺从地挪动了下，配合着他的姿势，让他打理得更为顺手。

吹风机“呜呜”地响，苏叶闭上眼睛，感受着那个男人的长指穿过自己的发丝，享受着柔软的发丝拂向脸颊、扫过耳朵的那种轻柔触感。

杜衡关掉吹风机放在一旁，满意地看着被自己打理得柔亮又垂顺的发丝，坐下来将鼻子凑到苏叶的耳边，呢喃：“乖，你先上床躺着，我很快就好。”

温热的鼻息喷在耳畔，苏叶的左脸有些发烫，她微微点了下头，小声“嗯”了下。

杜衡很快吹干了自己的头发，将浴巾挂在一旁，关掉卧室的大灯，只留下床头的橘色罩灯，这才上床钻进被窝。

杜衡刚进到被子里时，苏叶感到一阵凉意，她想躲，但显然杜衡不让她躲，她被杜衡牢牢地抱在结实的胸膛上。

这一夜，苏叶真正能开始休息时，已经很晚了。

她闭着眼睛假装睡去，却时不时想着心事。在这个和丈夫团聚的秋夜，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母。

苏叶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一个投资家，他眼光独到，曾经投资过许多回报丰厚的项目，她的母亲是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钢琴家。一个经济上富裕的成功男人，一个优雅独立，具有知性美的成熟女人，这两个人的生活是幸福甜蜜的。作为他们的女儿，苏叶简直是生在蜜罐里的小公主，享受着父母的疼爱，享受着经济上的优渥，以及教育栽培上的匠心独到。

可以说，她真是过着童话里公主一般的生活。

苏叶19岁那年，父母出了车祸，母亲当场死亡，父亲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逝去，只留下一个孤苦无依的苏叶。

苏叶的父母并没有来往的亲戚，苏叶一下子成了没人管的孩子。虽然19岁，成年了，可她到底还是个学生，家里的事儿也不懂。

那时候，多少人觊觎着苏叶所继承的偌大家产，小小的苏叶便是那闹市之中抱着金娃娃行走的孩童。

就在这时，杜衡站出来了，说是苏慕容临终遗言，将苏家和苏叶交给了他，谁敢打苏家家产的主意，便是和他过不去。

律师跟着出来了，把遗书往那里一摆。

这样一来，众人哗然。

杜衡是谁呢？

那时候的杜衡不到30岁，年纪轻轻却已身拥亿万财富。而杜衡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苏叶的父亲是分不开的。

杜衡在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在互联网领域崭露头角，那时候他要开公司，但他没有资金。他回到家向父亲求助，谁知道父亲希望他弃商从政。那时候杜衡和父亲关系不好，加上家里还有一个继母，于是血气方刚的他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不再和父亲来往。就在这时，经验老到的苏慕容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潜力，也看中了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前景，于是为杜衡的公司注入了一大笔资金。

当时苏慕容注入这笔资金，许多人都劝他，说这项投资成功率太低了，估计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苏慕容当时喝着咖啡，悠闲从容地说，一个肉包子打出去，若是真能打到狗，那投资回报率将是非常可观的，即便打不到狗，也没什么的，丢了就丢了。

事实证明苏慕容没看错这个行业，也没看错这个人。后来的杜衡把那家公司做大做强，再注资，扩发新股，然后上市。直到苏慕容车祸去世时，杜衡的公司已经在全球能排到名号了，而杜衡也凭借这个登上了《财富》杂志的封面。

如今，苏慕容要把苏叶留给杜衡，周围的人都不禁感叹，这个杜衡到底是哪里入了苏慕容的眼，竟然如此被他看重。要知道，这是苏慕容所留下的亿万身家的管理权问题。

杜衡并没有让苏慕容失望，在苏慕容丧事还没有办完的时候，他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苏家的产业接管了。到了这个时候，有心人想通过苏叶搞些花招已经是不可能了。

当时苏叶在美国留学，后来过了两年，到了二十几岁，便回来和杜衡结婚了。

关于这件事，商界的人知道的并不多，因为杜衡对自己的娇妻保护得滴水不漏。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商界都知道杜衡娶了恩公的女儿，顺便接管了这个女孩的亿万身家。不过大部分人都不敢说什么，因

为杜衡在商界的势力大，也因为杜衡的父亲在本地有些实力，大家并不敢惹。

杜衡虽然和父亲早已决裂，但到底他父亲的身份在那里摆着，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割不断的。

其实这些事对于苏叶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亿万身家，对她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对于苏叶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温暖的怀抱，一个安全的港湾。

有时候她睡不着也会去想，想杜衡这个人到底为什么娶自己，是真的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身家吧？又或者说，他当初帮助自己，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想到这里，她有一丝歉疚，也许她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去揣度杜衡的。因为杜衡真的对她不错，从她来到杜家别墅的那一刻开始，杜衡就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她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孩，就算拿着那亿万身家，怕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花，还不如把一切交给杜衡，让他来为自己打点一切。

苏叶也许是刚才被杜衡折腾累了，她想着这些，想着想着也就睡过去了。

月光透过淡蓝色的布艺窗帘洒在大床上，洒在苏叶如同瓷娃娃般精致的脸上。

杜衡睁开眼睛，小心地半侧着身子，静静地凝视着睡在自己臂弯里的小妻子。

浓密的睫毛如同小蒲扇般垂下，在如玉般的肌肤上投下一个动人的半月型阴影。好看的鼻子下，润泽中透着粉红的唇瓣微微张着，让人恨不得上前咬上一口。

杜衡的喉结动了动，不过他终究忍住了。

今晚真的把小家伙累到了，她需要好好地休息。

杜衡看了很久，正要重新躺下，谁知这时候苏叶却皱起眉头动了动

身子，这让杜衡不再敢动，他以为自己的动作惊到了她。

谁知苏叶扭了扭身子后，竟然伸手抓住他的手，而且牢牢抱住，然后舔了舔嘴巴，继续睡。

杜衡望着睡得香甜的苏叶如同小女孩抱着泰迪熊般搂着自己的臂膀，眼中掠过惊喜，唇边也不禁溢出一丝满足的笑意。

他微低下头，让自己的嘴唇滑过苏叶的嘴角，却因为怕惊到她而不敢在上面有所停留。

“睡吧，我的小妻子。”他这样呢喃着。

早上，苏叶正在好梦之中，却忽然被一阵悠扬的手机铃声吵醒。她迷糊地睁开眼睛，发现是杜衡的手机在响。这时候杜衡也醒过来了，见苏叶被吵醒，脸上便不太好看，先将苏叶用淡蓝色的蚕丝被拢住，这才伸手拿过电话。

苏叶无辜地靠在他的胸膛上，感受着那胸膛的震荡。

她心里明白杜衡是有起床气的，周六的早上被吵醒，杜衡心情必然不好，那个吵醒他的人怕是要遭殃。

因为紧靠在杜衡怀中的关系，苏叶可以隐约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个清脆动听的女声，对方笑着问杜衡什么。杜衡依然没好气，呛了对方一句，对方倒是没恼怒，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肆无忌惮。

苏叶低垂下头，这个声音她听过的，是郑晕，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大律师。郑晕和杜衡私交很好，平时来往比较多。苏叶暗暗地想，郑晕这个人对于杜衡来说，至少算得上是红颜知己吧。

至少在周六的早上，杜衡还抱着妻子在被窝里时，郑晕就开始打电话过来了，这红颜未免有些太不知心了。

就在苏叶腹诽的时候，杜衡随口和郑晕聊了聊，说了句“明天见”后，挂上了电话。

杜衡随手将手机扔在桌子上，强有力的臂膀揽着苏叶将她放倒在床上：“时候还早，才八点，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苏叶情绪有些低落，垂下眸子，淡淡地说：“睡不着了。”

他应该知道的，苏叶一旦被吵醒便很难入睡。

杜衡也想到了这个，脸上便带了几分歉意，大手抬起来，怜惜地抚了抚苏叶额前的碎发：“那就再多躺一会儿吧。”

苏叶不置可否，闭眸不语。

杜衡替苏叶重新盖好被子，俯首在她耳边柔声说：“乖，以后我手机都会关机的，好不好？”

苏叶轻轻地“嗯”了声，软软糯糯地说：“好的。”

杜衡看着她乖巧的模样，笑了下，拿拇指蹭了蹭她嫣红柔软的双唇，又轻声嘱咐说：“你再躺一会儿，等会儿记得下去吃早餐。”

说完，他起身洗漱去了。

苏叶其实睡不着了，她先在床上懒散地躺了一会儿，后来杜衡洗漱完了走到床前，她便闭上眼睛假装睡着，感觉到杜衡在她身边流连了一番后终于下楼去了，她才放心地睁开眼睛。

他们夫妻每周相聚也就是周末，有时候周末恰好赶上她不方便，也只能在床上干抱着而已。这样算起来的话，夫妻二人真正能够在床上团聚的时候一个月都没四次。或许是因为这个，杜衡每次见她总是向她索取许多。

虽然有时候苏叶自己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夫妻间有热情总比相敬如宾好，可是她对这种事情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更何况平时看起来稳重内敛的杜衡在床上强横起来实在要人命，所以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着。

苏叶匆忙洗漱过后，眼看着已经九点过了几分钟，她赶紧穿上衣服下楼，下楼到了餐厅，只见餐具早已经摆好了，陈妈侍立在一旁，杜衡正手拿着报纸，坐在餐桌前等着。

苏叶有些歉意地笑了下：“我竟然晚了，你应该先吃的。”

杜衡放下报纸，从容地看了眼苏叶，敏锐的目光很快落到了她脸颊

的红晕上，他捏着报纸的手动了下，轻笑道：“不用着急，反正是周六，晚一些没什么。”

杜衡的习惯是，只要在家里，他一定会和苏叶一起吃早餐。如果苏叶起晚了，他会等着苏叶。

这个早饭吃得千篇一律，正襟危坐，杜衡偶尔会叮嘱苏叶不要偏食，说话的样子很是严肃，不像一个丈夫，反而更像一个父亲。苏叶倒是不觉得奇怪，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杜衡这个人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在任何地方，他都如同一个高精度的时钟般一丝不苟。

当然，床上除外。

吃过饭后，杜衡坐在客厅里看报纸，苏叶很想上楼，但她知道杜衡希望她也坐在这里，于是她只好不动。

苏叶看着认真地读着报纸的杜衡，她忍不住想，世上的其他夫妻是怎么相处的呢？

她努力地回忆着父亲和母亲相处的画面，她记得他们会在饭后一起散步，手牵着手，父亲偶尔还会吻母亲的嘴角。在苏叶的印象中，父母相处的氛围总是那么融洽，那么温馨。

她想象着自己和杜衡若是那样，又会如何。杜衡会吻她的嘴角吗？会笑着和她一起欣赏花园里的薰衣草吗？

苏叶在心里叹了口气，其实杜衡也会对自己笑，据陈妈说，那种笑是带着宠溺的笑，可是在苏叶看来，那种笑容里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朦胧感。她不懂杜衡这个人，于是她总觉得那个笑容隔着千山万水，她看不清这个笑容背后的的心思。

她，并不懂他。

苏叶不禁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猜透眼前这个男人的心思？什么样的女人能够把握住这个男人的心事？会有这样的女人吗？想起早上电话里那无拘无束的笑声，她忍不住想，那个女人会不会是……郑晕？

想到这些的时候，苏叶并没有感到酸涩，她心里知道，自己和杜衡

无所谓情爱，反正两个人登记结婚了，以后是要永远在一起的。自己的翅膀过于稚嫩，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所以她注定要在这个男人的臂膀下生存。而这个男人呢……苏叶垂头，默默地回忆起之前偶尔捕捉到的只言片语。

撇开苏叶所继承的巨额财富不提，苏叶的父亲在生前拥有杜衡公司30%的股份，而杜衡自己也只是拥有45%而已。只有杜衡享有了苏叶继承的那30%，他在公司的董事大会中才有绝对的权威。

在苏叶的父母还在世时，在苏叶还是个懵懂的少女时，她也曾梦想过书中所说的那种美好的爱情。不过这一切随着父母的离开而消失，身负亿万身家的稚龄女子，单纯的爱情太过奢侈了，她此生只求安稳度过。

杜衡从报纸中抬起头，审视着面前凝视着自己的妻子，轻笑了一声，问：“你今天一直在看我？”

杜衡3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再者他本来就长得好看，只因为平时太过冷峻深沉，所以给人一种沉闷之感。如今他带着轻笑望着自己的妻子，倒是犹如春风吹过寒冬，让人心生陶醉。

苏叶想起自己一早上想的事情，自己也轻笑起来，不过并没有回答。她其实也明白，杜衡也没真要她的回答。

杜衡见苏叶笑着的样子，干脆放下了报纸，示意苏叶坐在自己身旁。苏叶望望旁边收拾的用人，有些不好意思。

杜衡轻咳一声，用人颇有眼色地退下了。

苏叶轻巧地站起来，坐在杜衡的身边。杜衡抬起手环住她，沙哑地问：“要不要出去玩？或者去逛街？”

苏叶摇头：“不要。”

家里的日常所需自有陈妈操心，而自己平时的衣物也有人定期送过来，她不需要出去玩，更不需要逛街。

杜衡显然也不知道周末夫妻二人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他抬手帮她顺

了顺头发后问：“你刚才想什么呢？”

苏叶靠在他的肩膀上，想了想才小心地回答说：“我在想我爸爸和妈妈。”

杜衡听到这个，皱了下眉头说：“想你爸妈了？那要不要我们去看看他们？”杜衡说看看他们，自然是带着苏叶去扫墓。

苏叶摇了摇头：“算了，我只是想起他们以前的事来了。”

“什么事？”苏叶并不喜欢说太多关于她父母的事，难得今天她提起，杜衡顺便多问了几句。

苏叶轻轻地叹了口气：“没什么啦，只是想起以前家里院子中种着薰衣草，爸爸会带着妈妈去散步。”

杜衡一听笑了：“这个好办，回头我让人给我们园子里也种上薰衣草，然后我带着你去散步，好不好？”

苏叶听了，心里有了一丝的感动，乖巧地点头：“好的。”

其实以前她家园子里除了有薰衣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花，凉亭里还有一架钢琴，妈妈会在散步过后对着园子里的花儿和蝶儿弹琴的。

不过苏叶当然没有对杜衡提起这些。

自从父母去世后，苏叶再也没有摸过钢琴。

虽然杜衡想用尽全力让苏叶开心，可是他到底忙，于是在周日早上他就乘坐飞机离开，去美国了。

午饭前，苏叶一个人在楼上的书房里翻着书本，感受着阳光从窗棂间洒落进来，心里却想着杜衡现在在做什么，应该是和郑晕见面了吧，两个人或许正有说有笑地吃着午餐呢。

正在这时，苏叶听到楼下用人上来唤道：“小姐，先生的电话。”

苏叶平时在学校时被杜衡勒令一定要随身带手机，但是回到家里后她就懒得再带了，反正杜衡随时都能查岗的，不是吗？杜衡也明白她的小性子，于是周末打电话回家，总是打楼下客厅中的电话。

苏叶听到这个，无精打采地将手中的书放在一旁，靠在真皮沙发的

靠背上，淡淡地说：“你就说我有点儿累，睡着了。”

用人犹豫了下，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下楼去了。

苏叶呆呆地望着窗外，想着这个男人的心真是大，大到能容下许多女人，也亏得他和红颜知己相聚后还记挂着自己呢。

片刻之后，用人上来，轻声向苏叶汇报，说是先生叮嘱午饭的时候一定要把小姐叫醒，不然误了饭点对身体不好，还说要陈妈帮小姐收拾好行李，傍晚让司机送到学校去。

这些事都是一年来的例行公事，其实根本不用杜衡嘱咐的。

苏叶一边胡乱点头答应，一边想着杜衡养了自己实在也是命苦，简直如同老妈子一般絮叨了。

傍晚时分，陈妈已经将她的行李收拾好了，依依不舍地看着她说：

“小姐，你在学校一定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这些年来，陈妈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以前她喊苏叶“小姐”，即使如今苏叶嫁给了杜衡，她这个习惯依然没改。

苏叶点头笑着说：“我知道的。”

其实即使在学校里，杜衡也是派了人照顾她的，她根本不用操心。不说其他，光说自己独享的那个豪华宿舍，P大除了苏叶外还有谁有这个待遇呢？

司机很快准备好了，陈妈将行李交给司机，司机亲自放到了后备厢，苏叶在陈妈殷切的嘱咐中上了车。

车子缓缓驶出杜家的院子，苏叶的小心情有了几丝飞扬。

她又能享受自在的一周了。

第2章

Please
stop

对于苏叶来说，可以想象的是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像普通的学生一样为了工作、为了生存而奔波，那么读什么专业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对她来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的。

苏叶在学校选修的是工商管理。当时选择硕士的专业的时候，杜衡问苏叶的意见，苏叶没什么意见。杜衡想了想，自作主张给她选文学、选艺术，因为杜衡隐约记得她的母亲就是这个专业的。谁知道苏叶听了之后情绪低落了好半天，最后拿过笔给自己随手圈了一个。她圈完了后，杜衡倒是笑了：“工商管理？小家伙，你打算以后和我夫唱妇随吗？”

苏叶低头一看，睁着眼睛瞪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憋气地说：“那就工商管理吧。”

对于苏叶来说，可以想象的是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像普通的学生一样为了工作、为了生存而奔波，那么读什么专业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对她来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的。杜衡当时虽然并不认为苏叶会喜欢工商管理这个专业，但看着她赌气的小模样，也就由她去了。